

## 吃肉

□朱朱

两个新认识的朋友上哪儿吃饭都不忘把红烧肉打包带回,有时索性禁止桌上其他人动筷,哇啦啦地嚷嚷,要带给朱朱吃。于是一群朋友尚未谋面,朱朱吃肉的名声先传了出去。后来一起用餐,体大膀圆的男士们都会收紧了口怕不够吃,因为听说朱朱吃肉也挺厉害的。

从前撇开了欢儿地吃海鲜是在调理完肠胃以后,否则吃完完整副肠子感觉都是冰冰的。不管多贵,但凡店里能煮得出来的,都会去尝尝,在街角的小店里吃,开车去海边吃,吃完东海黄海还不行,要去嵊泗、去青岛,几年前还吃过印度洋和太平洋里嘴里长满小牙齿的妖精鱼,就一口口,又咸又硬,光外形就很吓人,滋味更是没心思去品,不吃怕别人耻笑胆小,吃了又怕中毒。天上地下和水里吃来吃去,最终兜来转去筷子还是伸向了肉。

《西游记》里绝大部分妖精都把清蒸当作对唐僧的最高礼遇,那可是肉类做法的极致,要吃个原味,有的还要求将唐僧绑起来饿几天,这个做法相当内行,做鱼煮蟹小龙虾也是一样的,为的就是排空,减少腥气。但是猪牛羊就不行了,几天不吃就会掉膘,养猪和杀猪的都不会这么做,于是毫无讲究不挑时辰该杀就杀。

那日去小镇办事,路边一个蓝白招牌煞是扎眼,知道那是本地知名猪头肉店,连忙停车拐进去。很小的门面,就两口大锅,门口排长队,都是买猪头肉的。据说那卤汤底料是祖上传下来的,肉香溢满了整条小街。说是猪头肉,其实不只是头部的肉,还包括小四蹄儿和猪尾巴,有人喜食猪舌头,嚼起来有劲道,有人爱猪耳朵上的脆骨,有人专挑猪鼻子,俗称猪拱拱,说是这个部位跟鸡翅膀一样属于经常活动的部位,肉质紧实,有油水但又不腻。

那天买完就在车里用手拈了两块吃了,刚出锅的热乎劲儿又给味道加了分,真是好吃得没了魂。其实猪头肉吃法很多,虽然蒸和煮保持了食物的原味,但是对于已经被切割得零落的猪来讲,留住形态以及神态的完整都是伪命题了。白切了蘸酱最简单省力,和青椒炒会带有辛辣的香,跟洋葱炒会祛除一点腥气,炒的时候不能带汤水,最好能把肥腻的部分熬出点油,入口才最是鲜美。

除去猪头肉店,路两边一顺儿的羊肉店招牌,走进去每家老板都说只有自己家才是最正宗的,白切羊肉像块羊脂白玉新鲜得让人发狂,每家的蘸料都是精心熬制的,羊汤早就开始煨了,洗白的蒜排得整整齐齐等着饭点招揽客人。

忽然在这些乡野小馆里找到了王家卫电影里惯有的层次繁复,仿佛是香港最热闹最拥挤的尖沙咀和九龙城一样,这里有最生活的味道,什么是最生活?就是放弃了羁绊和伪装,搁下被逼迫而无奈的内心的那种最原始的味道。所以每遇桌上有肉我就禁不住敞开了心扉,小妖说我矫情,你就是好吃吧还找那么多理由。还是马儿说辞比较文艺,一看就知道我是个热爱生活的人,想吃就吃,一点儿也不假。

## 壁虎

□毛文文

黑夜来临后  
一只壁虎从天而降  
墙上有灰尘轻轻抖落  
村上人都叫它四脚蛇  
看到我就当蛇追打  
把它们的尾巴踩断在地下  
爷爷阻止我说:乖宝不要动它啊  
壁虎沮丧逃命,留下一截尾巴  
我以为干了一件漂亮的事  
爷爷说:壁虎不咬人,壁虎是个宝  
来我家是帮着消灭蚊虫的  
几十年后想起老屋里的壁虎  
和爷爷说过的话  
一种幸福就会从天而降  
仿佛保佑我的祖先们  
是壁虎的化身

万家灯火



雪山

青德

## 在抚仙湖跨年

□陆小鹿

喜欢李健的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会起歌名。《贝加尔湖畔》《美若黎明》《风吹黄昏》……每一首歌名,都清新浪漫。

有一首歌,不如《贝加尔湖畔》那么出名,却是我极喜欢的,唱的也是湖,名叫《抚仙湖》:“秋风掠过的湖水,留下涟漪在心间……抚仙湖水在荡漾,只是没人再惆怅”。初听时,不知抚仙湖在哪里,也没有刻意去查资料,只是随意地听,记住了这个诗意飘香的歌名。

元旦前的某一天,昆明老友打来电话,说新购了抚仙湖畔的一座别墅,邀请我们一起去跨年。那一刻,真是惊喜,脱口问道:“是李健唱过的抚仙湖吗?”朋友说:“是啊是啊。”还有什么不去的理由?马上便应允了。

先去了昆明,和朋友会合。朋友说,他们经常周五晚上开车去抚仙湖度周末。抚仙湖,位于云南玉溪市,是云南省的第三大湖,湖水面仅次于滇池和洱海。从昆明开车去抚仙湖,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到达。

朋友新近爱上摄影,一路上,给我看她手机里藏着的抚仙湖的图片。早晨的、午时的、黄昏的、黑夜的,不同时段的抚仙湖,呈现出不一样的光影之美。突然明白了莫奈为何要反反复复画池塘里的睡莲,只因不同时间,不同光影下,呈现出不一样的艺术画面。

去朋友家参观。大地色的外墙,红色的屋顶,推开窗门就是一面湖水,庭院里种植着花

花草草。朋友说他们和大学好友,总共四家人,一起买了抚仙湖畔的房子,周末,大家一起从昆明来抚仙湖度假。太阳温暖,湖水清澈,喝茶、嗑瓜子、聚餐、打牌、叙旧,这就是理想中的慢生活吧。

我们住在朋友安排的抚仙湖希尔顿酒店,正对着抚仙湖水。那天是阴天,光线迷离,恰好营造出了仙境之感。不由想起《周渔的火车》里的一首诗《我的仙湖》:“为了让你听见/我的话有时候变的纤细/微风吹起气泡的冰裂/仙湖陶醉的青瓷/在我手中/柔软的如同你的皮肤/她溢出了我的仙湖/由你完全充满/完全充满。”我的仙湖,我的仙湖,我想起这首诗,无非因为一种意境。抚仙湖,不是周渔苦苦寻找的仙湖,却是我苦苦寻找的仙湖,如此云雾缭绕,仙气飘飘。

次日清晨,去湖边散个早步。山水相亲,风光旖旎,湖岸线长长的,美景接二连三。最妙的是色彩。冬天的抚仙湖,像缤纷的调色盘。紫色的薰衣草、粉色的冬樱花、挂着青苔的石头、淡黄色的芦苇在湖中摇曳,还有那些涂着橙色、蓝色、绿色等各种色彩的小船,小船里还散落着一顶顶粉色牡丹花的斗笠帽。我在人迹稀罕的抚仙湖畔,独自走着,到处瞧着,陪伴我的是手机里深情的《抚仙湖》的歌声。

如今的商品房,物业服务到位,抵达抚仙湖的那天正值年末最后一天,赶上物业答谢业主,请大家吃杀猪饭,揣着好奇我也欣然参与了这独具特色的云南杀猪饭聚餐。餐厅位于抚仙

湖边的太阳山中,500位业主同聚一堂,每张桌子上都竖着个牛气冲天的牌子,上写“遥想当年猪肉香,又是一年杀猪饭”,好生热闹。物业说为贺新年,这次特地杀了两头250公斤的猪来飨食客。同桌上有从定居北京上海飞回来的业主,迎接元旦确实是中国最有气氛的节日之一,游子们纷纷返回故里。

饭吃到半途,走进来四位云南彝族阿姨,统一着宝蓝色民族服装,系着花围兜,唱起了彝族敬酒歌。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音乐、舞蹈从来都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她们纯朴自然,想唱就唱,脸上的笑容发自内心。虽然我听不懂歌词,可是不妨碍跟着大家一起击掌打节拍,一顿饭吃得欢天喜地。

饭后,当地度假村组织了迎元旦篝火晚会。还记得上次参加篝火晚会是十年前在丽江束河,当时跳的是锅庄舞。此次,欣赏到彝族姑娘的烟盒舞,跳了左脚舞、纳西三部曲、打青稞、七月火把节,学会一句缠绵悱恻的歌词:“阿哥爱阿妹,阿妹心儿醉。”

很喜欢篝火晚会的欢快气氛,众人围着圈,纵情歌唱、舞蹈,无拘无束,一年的压力释放殆尽,此时此刻,四海之内皆是朋友。我跳了一圈又一圈,也顾不上舞姿是否笨拙,兴奋得像个十几岁的孩子。篝火晚会的最后一项节目是燃放烟火,绚烂的烟花点亮了夜空,美极了。我在星夜下默默祈祷,祝福2021年一切顺遂!

走马天下

## 我是一棵树

□桑云梅

我是一棵树的想法,它是什么时候从脑子里冒出来的呢,好像也记不清了。是在静水流声特别能激发美好幻想,是电影院门口两棵移植过来的大树从薰衣草的猛然间葱郁,还是在每天赶着人生的马车颠簸而回“公园之家”让那么多的绿树包围着我,是在这样的时刻萌生“我是一棵树”如此呆傻的想法吗?好像都不是吧!应该还在更久远之前,久远得自己都还未意识到的以前……但是应该是类似这般的场景和时刻。然而,慢慢地渐渐地,这样的愿景从一个浪漫模糊的期幻生发成稍显具象又深刻意象意义的暗藏,雪藏之深暗合多层,十分吃惊。

所热爱的瑜伽之中有一个体式叫“树式”,简单而经典,脚跟抵住另一条大腿根部,双手上举合十,此时,你尽可以发挥想象力。你是一棵树,腿便是树根,深深扎入大地汲取营养。身体是主干,看上去支撑强壮随时有破裂危险,双手是枝丫,眼睛鼻子嘴巴耳朵都是那些叶子吧!平衡、力量、生机,树与你的属性,阳光雨露风刀霜剑,每天共同的面对。我可以在瑜伽树式中,借着想象的翅膀,与树合影,一种身体形而上的影合。

我还可以在树底下与他说话。今天下午,我就是与两三年前由我认领的一棵树这样交流的。原来他是一棵樟树,如果不是一个机缘我怕是会将他彻底遗忘。其实,遗忘未尝不是件好事,很多时候,总被人惦念着不

见得就好。他不是什么特别的树,看上去和其他树木一般无二,就因为树干上挂了由我护养的牌子,至少对于我就有了很大的不同寻常的意义。他被我遗忘了这么多时日,生长得如此潇洒健康。是的,是“潇洒”,我愿意用“潇洒”这个词来形容他,而不是“美丽”这个词,这二词之间的差别应当指代“气质”。

秋风而过哗啦啦,树们周边的人群,在跑步的,带孩子玩的,拍婚纱照的,都不会注意到这棵树,他们是不会注意到公园里那么多大树的,更何况这棵不起眼的小树。而只有我,凭着对自然对树们天然的爱意,在秋风而过的哗啦啦中与他对话,我想着树的思,树思着我的想。

我们需要看风景的,即使圈缚旮旯地方,也有很好的风景,每天都有呢!风景在哪里呢?就在我们身边的过往。比如此时此刻,有两个白发苍苍灰黑衣服身影过来了,第一圈的时候,老爷爷老奶奶手牵着手小声唠叨,后来几圈又绕过来,老奶奶挽着老爷爷的胳膊了,还是说不完的话。我和树都静待着呢!一圈又一圈地看着爷爷奶奶经过,直到后来再也没见他俩回转。可是没有这个景子看,我们还有好些不停歇的景色欣赏。树、我就这样呆呆的,漫过这样的人生。

风儿又哗啦啦过来了,在那些掉落的锯齿形叶片之中,我沐浴成了一棵树,要漫过这样的一生。是要积极向上的,我要生长,时刻保持汲取成长的态势,因为我是一棵树,即使再普通的

心窗片羽

树,都要向着上下左右膨胀,这是自然性不必询问为什么的事情。我有开花结果,我也有落叶秃枝,请允许我的轮回我的颓靡。很多时候,不必外在的风霜雪雨,自己就将自己打败了,请允许我不是一棵时刻总是向上的树。这个时候,我需要将一些所谓不好的通过我周身所有的叶片蒸腾到天空云外。吸取顺通排除畅达,我这棵树要感谢大地母亲赐予我的营养,也要感谢天空父亲宽广怀抱接纳所有的。这些所有也绝非无用,深深滋养老化肉身精神。最欣赏自己的是我的根始终牢牢牵系大地母亲,脐带相连,也系住了我的灵魂。这样,在那么许多风雨相逼电雷胁迫的日子里,才有身体灵魂双重皈依,磐石般坚定踏实的感觉。

如果可以选择下辈子,我希望是棵树。从幼苗成长为参天大树,根相握于泥土,枝相触于空中,叶沐浴于风雨。根是地下的枝,枝是空中的根。夜色降临,枝丫且将夜空戳破一些小洞,就是星星,哗啦一下拉大了,便是月亮。

我深知,这棵所谓我所认养的樟树,他从来不属于我,你看,虽然他身上绑着块写有我名字的牌子,也从不属于我。他不属于任何人,也不属于这个公园。大地天空滋养了他,也不是他的主人。他只属于他自己,如同你我。独立的他,独立的你,独立的我,独立的你我他可以一直像今天现在这样独立平等交流。是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棵树,我们是一棵一棵曾经爱过的树。